



云上苑

· 报告文学集 ·

125/12

云上花

报告文学集

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
政治部文化部 编

解放军出版社

云 上 花

报告文学集

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
政治部文化部 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 1/2印张 插页2 175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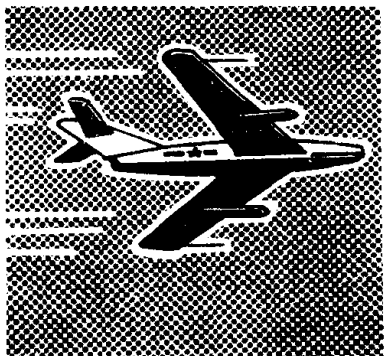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3,000册

书号：10091·733 定价：0.62元

目 录

按总理给的航线飞.....	曹铁强	1
我们是共产党人.....	张大军 李万启 朱允祐	15
神炮连又“神”了.....	曹书万	33
海空探宝记.....	李朝杰	45
木棉花更红.....	吴金杰 郑彦英 包新堂	55
翱翔戈壁救亲人.....	胡炳成	68
“打加力”的人们.....	周建华	83
梅花欢喜漫天雪.....	邓绪东	98
空勤灶人物志.....	姚 华	115
一个女战士的脚步.....	石玉增	125
用鲜红的颜色写成的历史.....	陈子清 刘洪奎	148
说起我今天的飞行.....	李 琦	161
闪光的螺钉.....	王立生 孙茂庆	177
蓝天铺路人.....	秦 镜 徐恒堂 袁厚春	194
铺满捷报的航程.....	刘田增	207
让生命的火花更瑰丽.....	周永平	221
.....	邓绪东	234
探索者的足迹.....	刘战英	247
展翅篇.....	韩静霞	259
后记.....		269



按总理给的航线飞

曹铁强

总理是这样说的：“要好好学习，好好飞行，做一个毛主席的好飞行员。”

列车驶离北京已经很远、很远了，韩德彩却依然深深地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：

……掌声和欢呼声溢满北京饭店那光华璀璨的大厅。

韩德彩噙着泪水，踮起脚，屏住呼吸，看着，欢呼着。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那浓黑的剑眉，炯亮的双眼，微微曲在胸前的右臂。啊，整个大厅一切仿佛都停息了一霎，接着，人们象突然醒来：周总理！周总理！那发自肺腑的声浪又以更加浩大的气势，在整个大厅升腾，飞旋。并透过窗扉，向着一九六二年这桂郁菊馥的首都夜空飘散。

总理向来自祖国各地的“青联”代表们挥手致意，总理不时和青年们亲切交谈，总理在韩德彩面前停下了，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。

“你是空军的，还飞吗？”

韩德彩抹了把眼角，连连说：“飞，还飞，总理。”

总理望着韩德彩，好象在回忆着什么，少顷，爽朗地笑了：“噢，你是韩德彩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……”

总理想起来了，总理记着我们年轻的英雄。亲爱的读者，你们呢？假如你曾经关心过当年来自抗美援朝前线的报告，你一定记得：在英勇的志愿军空军行列中，有一只年轻的鹰。尽管他当时只有十九岁，在战斗机上只飞了几十个小时，但是，对人民的忠诚和对敌人的仇恨唤起他的大智大勇。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的一次战斗中，在油料即将用完的紧急情况下，勇敢地将美国“双料王牌”飞贼哈罗德·费席尔·爱德华一举击落，使这位吹嘘“从没有考虑我不能回国的可能性”的美国第一流喷气机驾驶员，成了中朝人民的阶下囚。

总理记着英雄的昨天，更关怀今天。从飞行时数到伙食标准，总理问的是那样详尽。

总理关怀着今天，更期待着明天。总理是那样亲切地鼓励说：“要好好学习，好好飞行，做一个毛主席的好飞行员。”

……

煤在燃烧，水在沸腾，产生着巨大的推力，催动着飞驰的车轮。

韩德彩倚窗远眺，心潮难平。他取出一本《北京日记》，翻开崭新的一页，沉思着，许久，许久，霍地，挥笔疾书：

“放心吧，总理：

……”

熟悉韩德彩的人都说，从北京回来，韩德彩对飞行更“迷”了。是啊，要做一个毛主席的好飞行员能是件简单的事吗？

一天，韩德彩飞完夜航，又坐在起飞线上，望着那雪亮的探照灯出神了。这家伙这么亮，打起仗来极容易暴露，万一被破坏了怎么办？望夜兴叹吗？当年，在朝鲜战场上，有多少个夜晚，就因没飞过夜航而不能升空作战。那时战斗频繁，我们没时间。可今天，难道——韩德彩的心里乱极了，仿佛头顶飞有数十架敌机在那里得意地嗡嗡着。不行，一天也不能拖了，他起身朝指挥所奔去。

望着韩德彩那风风火火的神情，指挥员们笑了。原来，对无灯着陆，师里已经作了研究，考虑到这到底是高难度的科目，夜里走路还要照个手电呢，何况战斗机！那么大的速度，万一有个差错，是小事情吗？所以想先选一名技术全面的同志，摸摸经验，然后做教员，再在全师逐步铺开，而选定的同志，正是夜航大队长——韩德彩。就这样，韩德彩便和无灯着陆挂上了，那真是吃饭含在嘴里，睡觉枕在头下，入了迷了。

一天，有同志在营区碰见他爱人，问：“老韩外出开了七天会，今天，拿什么招待呀！”

“他回来了？”他爱人疑惑地反问。

“没回来？我亲眼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嘛！莫不是我看

错了？”那句反问倒使这位同志怀疑自己的眼力了。

不，他没有看错。可是，这七天把韩德彩憋成什么样子啊！眼下可到了部队，他还舍得再往家拐那个弯吗？夜里，韩德彩披着一身露水回来了。原来，一下车他就奔向机场，比着跑道，一连“飞”了十几个“无灯着陆”，这才心神踏实地回到家里。

古时，有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成为千古佳话。而今，在我们人民空军的队伍中，大禹又算什么？！为了攻克无灯着陆，有多少天韩德彩背靠家门而不进啊！

有时，你会看到，他刚刚点上一枝烟却不抽了，一会儿放在眼前看看，一会儿又举到远处瞄瞄，那神情仿佛是在品享着烟丝的成色，可明眼人却一望而知。此刻，那烟卷已成了穿越星汉的战鹰，他正在那琢磨无灯着陆的理想动作呢！

有时，你又会看到，他一个人走在路上，竟不时手舞足蹈起来。那动作，那神情又使人极易想起那些刚刚迷住了舞蹈的女孩子，走在路上，不顾行人多少，会不知不觉舒展手臂，做上几个优美的舞姿。当然，韩德彩的手臂断不是轻松的，他的视线透过臂弯，对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怕是正在进行着无灯着陆的目测！

难道还需要繁文缛节地介绍韩德彩是怎样攻克技术难点的吗？有了这种入了“迷”的精神，还有什么难点不能攻破呢？

是的，他成功了。不只他，今天，在他们那里，无灯着陆早已不是什么令人叹而观止的事情了。然而，人们怎能忘记在事情的最初阶段，在那摸索着前进的每一步中，韩德彩付出了多少心血啊！

占领了无灯着陆，他又瞄准了低空云中截击，攻克了低空云中截击，他又转入海上低空训练。总之，新进科目他首先实践，难度大的科目他率先摸索，部队改装他又总是第一批参加。他就象打开加力的一台发动机，越转越快，永远不知疲倦。

可是，在林彪一伙大刮“空头政治”妖风的时候，他却被斥为“单纯军事观点”的典型。他所领导的单位，也一直不能进入那个所谓“四好”的行列。面对重重压力，韩德彩却始终坚信：为革命，为打仗多飞不会错，要做一个毛主席的好飞行员，不飞行吗？

在“四人帮”猖獗的日子里，韩德彩更加成熟了，他从斗争的实践中懂得：要做一个毛主席的好飞行员，要做一个在任何政治气候下都不迷航的飞行员，必须认真学习。在那天地倒置，是非混淆的时日，有多少个夜晚，他翻开马列、毛主席的著作，认真体会着导师们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论述；有多少次，他深情地取出那本《北京日记》细心地思考着总理那般切的嘱托。导师和总理的话，使他更清醒了。“四人帮”一伙批“大干”，他对同志们说：不飞算什么飞行员。批“唯生产力论”他就说：艺高和胆大，这是辩证的统一。一个飞行员，没有过硬的技术，见了敌机，你就是想撞也撞不上。批“以目代纲”他更针锋相对：“抓纲带了目，那才叫纲。丢了目，那不是纲，是绳子，绳子是毫无用处的。”

就这样，不管是在林彪一伙的高压下，还是在“四人帮”的淫威前，对飞行训练，韩德彩始终是那么一股入了“迷”的精神，什么也挡不住他展翅奋飞。

二

在韩德彩近三十年的飞行生活中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处在指挥员的位置上，他是以怎样的姿态飞过这漫长的征程呢？打开精心保存的那本《北京日记》，打开一本本日记，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航线：做飞行员，努力做一个毛主席的好飞行员，当干部，努力当一名毛主席的好飞行干部。

今年“三·八”妇女节，妇女们请他说几句话，他开口就是飞行，一个小时的话完了，收尾还是飞行。会后，有人反映说，师长脑子里只有飞行。他听到后笑了，摇着头说：“没办法，本来是准备了一大段‘吉利’话的，谁知一上台，就只记得他们是飞行家属，抓好飞行，少不了她们这支‘后勤部队’了。”多年来，韩德彩就是这样，走到哪，飞行训练抓到哪，走到哪，哪里就成了工作战斗的岗位。

外出开会，他会为一条偶然听来的经验，乐不可支，连夜给自己的那些老战友通气；住院治病，他又会因病友无意扯到的一条飞行体会，夜不成寐，反复琢磨，这条体会在他们那里能不能推得开。甚至在家里，有时也会为飞行训练上的事，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。

有这么一天，因为夜里要飞行，吃过午饭，他便想抓空睡一会儿，可就是睡不着，总觉得屋里空荡荡的，仿佛少了点什么。一低头，他笑了，原来是电话插头掉了。开始他没细究，谁知，过了一会儿，又掉了。屋里没别人，只有小子伏在桌上，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厚厚的小说。韩德彩瞥了

一眼摊在地上的插头，气来了。“小三子。”孩子没听到，头仍埋在书上。“小三子。”韩德彩提高了嗓门，孩子这才老声老气地应了句：“干什么？”头仍深深地埋在书里。

“干什么，就你看小说重要，一个电话就干扰你了？”韩德彩不轻不重地说着。

“什么？”孩子这才从书中抬起头，忙插好插头，可等他明白了爸爸的意思，心里却老大不服气。就在这时，他爱人在门口出现了：“我当出了什么事，那是我拔的。”

开始，韩德彩以为她这是为孩子开脱，待他弄清了真的如此，他可真火了：“你这叫干什么？这电话是摆设吗？你也是老兵了，不懂吗？”

“我烦的是那些找王要李的私人电话。你要飞行，不休息好，行吗？”爱人一面解释，一面认错似地把那已经插紧了的插头又用力按了按。看着爱人的举动，韩德彩觉得自己是性急了些。于是，放缓语气说：“私人电话也不能这样对待啊！谁不是实在没办法才通过咱们这条线呢？群众能让咱们给他传呼，这是多大的信任啊！这不正是一条联系群众的途径吗？”韩德彩见爱人思索地点着头，就又进一步说：“我是飞行员，你关心我飞行，我感谢你，可我还是个飞行干部，你还要帮助我当好这领头的雁哪！”韩德彩半开玩笑地结束了这场风波。

晚上，韩德彩飞完夜航，到家已经很晚了，爱人仍在忙碌着。一路上韩德彩都在思考着拔插头的事，准备到家再和爱人细细谈谈，可此刻他犹豫了。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可为了让自己一心飞行，她总是把家务事全部包揽过去，她

容易吗？就在这时，爱人把一盆热腾腾的洗脸水送来了，望着这水，韩德彩心里不由一热，他决定：要谈，正因为她关心自己飞行所以更要谈，因为这不是家庭琐事。可等他提出自己的要求时，他爱人笑了：“哟！怎么还抓住不放了，不就是这么一次，还只那么一会儿吗？”

“对，对，这正是我要说的。”韩德彩的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，因为爱人暴露的思想，正是他考虑再三的问题，他有些滔滔不绝了：“你说，你怎么能断定就在这一次、这一会儿工夫中一定不会有紧急情况呢？是侥幸！是我们飞行员最忌讳的侥幸，这也应该是飞行员家属最忌讳的东西，尤其是飞行干部的家属。不然，你们掺杂了这种心理来关心飞行，那就说不上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它就会出来起破坏作用。你记得去年夏天我对你说的那件事吗？……”

韩德彩要说的是这样一件事：

这天，韩德彩结束飞行刚到家，突然想起来，当晚是飞行员去海滨疗养的最后一个飞行日，部队会有些什么思想波动呢？韩德彩不放心，抓起电话机，找到了机场值班干部，详细地了解了部队思想状况，并谈了自己的意见，这才感到踏实些。

晚饭后，天气突然闷热起来，湿漉漉的潮气从四野围上来，抓一把仿佛能攥出水。根据经验，他料到天气要变，忙又抓起电话机，再次找到机场值班干部，仔细地询问了机场周围的气象状况，并根据自己的经验，再三叮嘱他不要忘记提醒指挥员随时注意天气变化。

半小时过去了，机场没有什么消息传来，一小时过去了，

仍没有什么新消息传来。韩德彩相信现场指挥员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，可他却无论如何坐不住了，电话线虽然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情况，能给工作带来很多方便，但它决不能代替实地的调查，更不能成为滋长我们官僚主义的工具。这几句韩德彩经常用来自戒的话，此刻又发生作用了。韩德彩衣服一抡，就心急火燎地朝机场奔去。

果然，一切正象他预料的，机场上各项工作井然有序。原来，就在他第二个电话打去不久，现场指挥员也发现了天气转坏的苗头，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，命令飞机全部返航。就在最后一架飞机安全落地不久，低云便笼罩了整个机场，并下起了蒙蒙细雨。

讲到这里，韩德彩话题一转，问：“我也知道，我去不去都一样，人家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，事实也正如此。可你能说我这趟去的毫无必要吗？不是我向你自夸，飞行是门科学，不这样就不行啊！”

话到这里完了，可他爱人却仍处在静静地思索中，过了片刻，才深深地吐出一个字：“对。”听到爱人这发自内心的回答，韩德彩这才舒心地笑了。也直到这时，那小小的“风波”也才算真正平息，韩德彩也才真正放心地睡下了。

三

打开韩德彩的飞行登记册，特别是近年来的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怪现象，他飞教练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战斗机。怪吗？其实这也正反映了他飞行上另一个特征，那就是他自己

经常讲的：培养人、准备人，这是准备打仗中最重要的准备。

这是个星期天，同志们劳动、看书、打球、下棋，到处都是欢畅和谐的气氛。唯有飞行员郭有才，独自骑在旋梯旁的一张条石上，佝着腰，面对怀里的训练大纲发呆。一起到部队的同志都陆续完成了训练科目，高高兴兴地进入了战斗大队，可他却那倒霉的双机编队卡住了，就象鸭子掉到井里，干扑腾就是飞不出来。有才越想越急，突然，一双飞行靴闪进了他的眼帘。谁呀，这么烦，小郭心里嘀咕着，掉了个方向继续看他的大纲。可那人却象粘住了似地，也跟着往前凑了凑，小郭气了，谁有时间和你开玩笑；猛一抬头，啊——韩德彩也象他一样，骑在条石上正冲他微笑呢。

“怎么，一个人在这发狠呢？嗯，倒是该有这么股不服输的韧劲儿。来，咱们一块儿琢磨琢磨。”

小郭诧异地望着韩德彩，顺从地离开了那张条石。

原来，韩德彩在了解训练进度时，听一位同志惋惜地讲，小郭怕是飞不出来了！言外之意：实在不行，只好停飞！听着这些议论，韩德彩的心象被人用小棍戳着，怦怦直跳。做毛主席的好飞行员这是总理对自己提出来的，可这更是对全体飞行员的期望。自己是飞行干部，能眼睁睁地看着阶级弟兄被淘汰吗？不，光是惋惜不行，一定要帮他飞起来！这是党、是人民、是总理的要求！

骄阳如火，韩德彩和小郭一左一右，刻苦演练，精心体会着双机编队的每一个动作。

蓝天万里，韩德彩和小郭一前一后，比翼齐飞。从小郭那时前时后的动作上，韩德彩仔细寻找着他编队不稳的原因。

飞机着陆了，韩德彩心里有底了，他高兴地迎上去告诉小郭：“你可以飞出来！”

“我可以飞出来？”

“可以！”这语气肯定的回答，就象一阵浩浩的春风，驱散了一直积郁在小郭心头的苦闷。那沉甸甸的问号压了他多久啊！今天，终于让副师长给敲直了。

“我可以飞出来！”泪花在小郭的眼里闪动，他信心百倍地又跟着副师长起飞了。

一个起落又一个起落，一天又一天，老一辈的丰富经验终于化成了年轻飞行员的正确行动，小郭终于成功了。然而，第一步的成功不过是第二步的起点，要赶上飞在前面的同志，这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，小郭能赶上去吗？就在这时，因为另有任务，韩德彩离开了这里。人虽走了，但他却始终惦记着小郭。有人从这个团来，或是有人到这个团去，韩德彩总是要问问小郭的情况或是捎上几句贴己的话。日复一日，韩德彩的行动不仅鼓舞了小郭，而且深深地教育了更多的同志。

今天，看着郭有才和他的战友们编着整齐的战斗队形，展翅万里蓝天，人们怎能不想起韩德彩帮助他解决技术难点的日日夜夜，怎能不由衷地赞叹：是韩师长把小郭编进了战斗的序列。

多年来，就是这样，哪里技术上有难点，飞行上有险阻，韩德彩就出现在哪里。韩德彩到了哪里，哪里又总会围上一群谈技术讲飞行的年轻人。大家尊重他，信赖他，他也总能千方百计使大家得到满意地回答。飞行员们都说，韩德彩是蓝天上一把锋利的钢刀，同时他又象块磨刀石，只要靠上他，

就也会跟着锋利。

在一次飞行训练中，飞行员小贺做了个随心所欲的动作，领导上批评他，他听不进。第二天竟借口身体不好，拒绝参加飞行准备会了。同志们请了几遍都没请动。韩德彩知道火了：“请不动就抬，抬也要抬下来。象话吗？这样的作风怎么能打仗！”

火是发了，可工作当然不能这样简单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小贺的父亲在部队里当团长，韩德彩就是这个团的战士，在那血和火的搏斗中，是老团长用自己的行动帮助他逐步认识了这个真理：部队要听党指挥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。今天，老团长儿子的翅膀硬了，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！当年老一辈用步枪打下的江山，今天将由新一代用现代化的战斗机来守卫了。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！可是，千变万变，光荣的传统不能变，枪要听党的话，翅膀要按党的航线飞，要按总理给的航线飞，要做毛主席的好飞行员。可他，却连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，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倾向啊！不，一定要把这迷航的雏鹰引回来。

第二天，在停机坪旁那春草乍绿的地上，在营房周围那柳梢初秀的树荫中，这一老一少，脸对脸心碰心地谈上了。韩德彩对过去的亲切回顾，对未来的娓娓描述，使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心悦诚服地点了头。并在后来的训练中，严格执行命令，以优异的成绩向领导和同志们做了汇报。

有的同志奇怪，为什么不管是性子强的，性子柔的，先进的，后进的，都那么愿意跟他接近，心里有话愿意跟他掏，飞行有困难愿意请他解决。甚至连找对象也愿意让他帮忙定

砣呢？答案仍在那本从北京带回来的日记本中：“在我们这支队伍中，谁是天生落后的，谁又是甘心落后的。当领导的就是要经常以党的思想去开导别人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别人，使每个同志都成为空中铁拳，使每个同志都成为毛主席的好飞行员。”

依依的道别听不清了，高举的手臂看不见了，连车站那高大的建筑也渐渐隐去了。刚刚在航空兵一师结束参观、学习的韩德彩却仍然倚身窗口，深情地望着列车驶出的方向。他在向那光荣的集体、英雄的航空兵一师告别。

一九七八年初，韩德彩担任了师长的职务，该怎样当好这个排头兵？又该怎样把部队迅速建设成一师这样的战斗集体？

今天啊，一切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。时间虽是那样短暂，然而每日每时，都让人如此激动、感奋，备受鼓舞，焕发向上。时间虽然那样短暂，可韩德彩却觉得眼界更宽了，心胸更开阔了，浑身洋溢着使不完的热和力……

煤在燃烧，水在沸腾，产生巨大的推力，催动着车轮急驶向前！

韩德彩倚身窗口，心急如火，他仿佛已经回到了部队，热情地宣讲着空一师的经验。他仿佛跃上了浩洁的蓝天，率领着强大的机群，正朝着空一师的方向，突飞猛进。他仿佛看到了周总理那伟岸的身影，正矗立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之上，挥手检阅着这支钢铁的队伍。而那隆隆的马达，却正是他和战友们发出的钢铁誓言。这誓言激起了万千的回声，在那壮